

《岛屿协奏曲》专访：小岛可以避世吗？三个香港女生在台湾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主创团队：黄绮琳、吴俊佑、卓翔与刘世纪。摄：陈焯辉、林振东/端传媒

浪荡漫步 闯新天地
看各样神秘
期待碰上更多 浪漫突破
跳进更多禁地

Serrini 《可爱的东西》，《岛屿协奏曲》主题曲

台港合作的十五集剧集《岛屿协奏曲》在Viu TV首播完成，日前正式转移到Viu TV官网播放，并迅速创下官网收视率第一。剧集讲述三名香港女子居留台湾的甘苦处境，全剧99%在台湾取景，亦有台湾演员包括《阳光普照》巫建和、《消失的情人节》李霈瑜、《华灯初上》江宜蓉、张轩睿和谢琼媛等人参演。

香港导演卓翔曾以纪录片《戏棚》入围金马奖与金像奖，本剧是他酝酿八年的首部商业剧情作品，但叙事风格却和所谓“商业”大相径庭，有观众喜欢它松弛舒缓的生活感，也有人戏称它为“人乐无穷”（谐仿“鱼乐无穷”，1993-2004年香港电视台深夜节目名称，内容为热带鱼在鱼缸里游动），意谓好像透过CCTV观察一众角色在萤幕里游走。

主创团队除卓翔，编剧黄绮琳、刘世纪也是来自香港，另一位编剧吴俊佑则是台湾八零后。移居的香港人，未移居的香港人，在地的台湾人，共同组成的主创团队，想借此方式表达的，则是人们出走异地后，如何面对想像与现实的差距。

卓翔说，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留下来的故事。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导演卓翔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透过香港的眼睛，重新看台湾

他想起一部对他产生过很大冲击的电影——香港新浪潮导演方育平的《美国心》，片中混和纪录和剧情，甚至导演和剧组也入镜。

过去十年，台湾再次成为港人移居的热门选择，坊间工具书争相教人如何透过创业移居台湾，港人来台创业的法规、新闻报导，和2015年出版的《岛屿·浮城：15则香港人在台湾的生活札记》，都是卓翔最初进行研调的管道。

然而，对已经拍过《乾旦路》、《一个武生》、《戏棚》，耕耘纪录片有成的他来说，却在一开始就不打算用这个最熟悉的创作方式处理移居题材，“我一直觉得纪录或剧情片都是电影的一种，它们底下也有很多的分类，但这种分类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两者都是从真实提炼出故事，如果单纯用一种形式去说移居，会没那么有趣。”

他想起一部对他产生过很大冲击的电影——香港新浪潮导演方育平的《美国心》，片中混和纪录和剧情，甚至导演和剧组也入镜。他有意仿效此手法，不过这只是这个故事几经转生前的第一个型态，往后的八年间，故事又换过不同名字、人物和体裁，从电影长片变形为三线结构的剧集，三条故事线即采用现实中主要的三种移居者类型：工作、婚姻、创业。

《岛屿协奏曲》会以三位女性为主人翁，正是因为启发卓翔对移居者状态特别敏锐有感的，就是他的母亲。他的两对祖父母分别是祖籍福建和潮州的印尼华侨，爸妈则在郑州相识，婚后迁居香港，生下了他和两个弟妹。从小，他就认知到家族亲戚散居不同地方，中学时，外婆外公相继去世，母亲因为无法陪父母最后一程而受到很大的打击，“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严母之外很脆弱的她，我就很好奇，她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父母来香港，而导致现在的痛苦？那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事。”

也许创作可以解答自幼以来的疑问吧。2021年，卓翔找来由副导转任编剧的刘世纪，两人一起定锚了三名女子各自的设定和故事线，并决定替她们取英文名，因为这才够“香港”；刘世纪将FLY一字拆开，做为三人名字的字头——来台征婚的Faye（何洛瑶饰）、经营潜水店的Lydia（毛晔颖饰）、任职美术老师的Yvonne（邓丽欣饰）。2022年中，向电视台提案通过后，卓翔又招募了《金都》、《填词L》编导黄绮琳，与《模仿犯》联合编剧吴俊佑，正式将编剧组搭建起来。

往后的八年间，故事又换过不同名字、人物和体裁，从电影长片变形为三线结构的剧集，三条故事线即采用现实中主要的三种移居者类型：工作、婚姻、创业。

吴俊佑是台湾八零后，身属恰逢香港流行文化盛世、能把港片台词倒背如流的世代，他在接待香港朋友来台旅游时，经常发现两边对于“必访景点”的认知落差极大，“他们打破我心中根深蒂固的东西，透过香港朋友的眼睛重新看台湾很有趣，明明两地这么近，台湾对他们来说却好像是一个dreamland，他们都在思考想来台湾生活。”

而黄绮琳就像那些朋友之一，大学毕业后几乎年年都来台旅游，“我看很久之前自己的FB贴文，才知道原来我常常说想搬去台北，但没有想过会实现；真的搬来后，我发现我都没再去过来玩时会去的店家，来台湾旅游跟居住，好像两个平行时空。”接到卓翔邀请时，她正好经历了从2020年底移居台湾后，因疫情一年半都回不了香港的郁闷，也累积了好多对台湾的感受跟观察想抒发。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剧照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剧照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剧照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剧照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遭遇台湾思维方式

“Lydia”创业的故事线发生在绿岛，主创认为她选择的行业一定要在台湾才做得了，而绿岛多样貌的海底地形与生态，在亚洲独具潜水优势，同时“水”也是整部剧很重要的意象。

卓翔说明，“潜水是离开陆地到另一个海里的世界，在香港的语境里，潜水也有消失的意思，所以就找到她去绿岛开潜水店的理由。”编剧们针对几位潜水教练、实际在绿岛创业的港人进行了采访；再由吴俊佑实地调查岛上民情，在那里每天被热情的居民塞食物，发生任何大小事，全岛人马上都会知道。

他也察觉当地人对台湾本岛过去赚钱的人存在排外心态，这和卓翔在香港离岛的经验不谋而合，“我因为拍《戏棚》、《风调雨顺》去了很多离岛，得知城市人去到离岛永远都是外人，总会被问‘你不是这里人吧？’但他们并非都是恶意，有时只是想要理解你或开启话题。”

美术老师“Yvonne”的居留方式也花了编剧们不少功夫核实，得先知道她能与不能做什么，才好设计她不以定居为目标的处境。碰巧黄绮琳的表弟在疫情期间来台湾大学任教，进一步确立了Yvonne在台教书的可能；至于“Faye”的失婚与征婚情节，吴俊佑和卓翔曾经混入联谊活动充当工作人员，亲身体验现场生态，也充分了解香港的离婚官司怎么进行，虽然细节不会写进剧本，可是编剧必须有实际法条和行政规定的知识背景，才不会让观众出戏。

虽然香港和台湾都有妈祖信仰，但台湾跟传统信仰文化比较亲近；然后是日本殖民的痕迹，所以安排了“水伯”这位带有日本教育背景的角色，也让他住在传统日式平房。

做为编剧组里唯一台湾代表的吴俊佑，很想呈现台湾人的热情跟无距离感，类似出手就是给你吃东西，“所以苏大妈（杨丽音饰）热情分享鱼粽、青草茶；信宏（张轩睿饰）虽然有点胸无大志，可是又喜欢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，想帮忙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回报，就是要帮到底。”

黄绮琳补充，“有一集信宏要Yvonne推荐火锅店，开出的条件是‘CP值要高’，大家看了就觉得这个思维很台湾；或是拒绝人的方式很委婉，还有房东明明是要催交房租，但前面会先跟你聊半小时，这些都是我跟台湾人交流中的观察。”

除了人们的相处情节，画面上又需要哪些视觉元素才“够台湾”？卓翔认为首先是城市绿化，而“Yvonne”整条线也都跟树有关，上瑜伽课她做的是树式（tree pose）、作画的主题也是树木；再来是庙宇，虽然香港和台湾都有妈祖信仰（香港多称天后），但台湾民众跟传统信仰文化比较亲近；然后是日本殖民的痕迹，所以安排了“水伯”（夏靖庭饰）这位带有日本教育背景的角色，也让他住在传统日式平房。此外则是对比“看不到远方、总是不知道自己方位”的香港，在台湾时时都能看到天空，这些是他很深刻的台湾印象。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黄绮琳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导演卓翔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刘世纪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吴俊佑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三种精神状态，三个人生阶段

“现在回过头，才会体会到整个写作过程真的是钻研人物、累积大量素材并留下随机性，剪接时再思考之间的互文。”

剧本进行的同时，卓翔已经很清楚等到实际拍摄，会依主角切成三大块来执行，于是他大胆采用一个实验性的做法：三位编剧每人负责一条故事线。曾经开过餐厅也经历拆伙、已婚的吴俊佑写“Lydia”夫妻创业；黄绮琳写“Yvonne”，因为和她的年龄、性格跟世界观比较相近，至于同线的港片迷同事“信宏”的爱好与谈资，就由吴俊佑支援；刘世纪是最年轻的一员，当时她正在新西兰working holiday，她的敢于闯荡跟“Faye”很呼应。每位编剧既有各自的强项，也有自身背景与故事的连结，于是三人分别为各自的主线定出130场戏，再互相给意见，一起拼凑每集每条线的发展。

这种违反编剧常态的做法，对戏剧经验相对丰富的黄绮琳来说非常陌生，甚至很怀疑可行性，“导演的想法是每条线可以独立，不需要互相影响，过程中我一直很纠结，为什么只有Lydia跟Faye的故事线有交集？我们讨论过很多让Yvonne加入进来的做法，但最后并未实行。我觉得这跟导演的纪录片背景很有关系，他的逻辑是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物脉络，我写到一个阶段，就发现我是在写素材提供给导演，所以这次经验很不一样。”

对此也不太习惯的吴俊佑，他的因应方法是在每一集尽量帮角色安排冲突，并在讨论剧本和看粗剪时，用商业叙事的框架来检查，“现在回过头，才会体会到整个写作过程真的是钻研人物、累积大量素材并留下随机性，剪接时再思考之间的互文。”他认为这也是这个项目可以成立的原因，找纪录片导演来做剧集，就应该要有他的味道。

卓翔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，在校接受的其实是剧情片的训练，后来会转换到纪录片跑道，是由于2009年拍了毕业后第一部短片而陷入困境，觉得自己退步了，而且还缺少内涵，他读了几本欣赏导演的传记，发现奇士劳斯基、汉内克、是枝裕和都是纪录片起家，加上自己擅长让故事从真实个案出发，更胜于天马行空的发想，所以他开始拍纪录片，先累积对人类的认知和敏感，去了解故事怎么说。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刘世纪与导演卓翔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黄绮琳与吴俊佑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“我相信当一个镜头长过应该存在的时间之后，它就会开始发酵，头几集观众可能会嫌慢，觉得难以进入，但慢慢你会习惯这个节奏，也会更立体去理解角色；”

“编剧们都试著加强冲突和戏剧性，但我常常会觉得那样的偶然太过于设计，痕迹很重。我对真实性有一定的追求，角色尽可能都有真实案例做为前提，像采访到绿岛创业的港人，和在联谊活动上真的遇过一个参加20次的人，才把这些设定写进剧本；有些观众怀疑Faye很不像一个妈妈，但我的确遇过这样的人，刚上大学就突然有了小孩，因为生活在像温室一样很好的家庭，所以一直维持没进入过社会的状态，然后在没有任何谋生能力的情况下突然要离婚了，因为大家不容易遇到，才觉得怎么可能。”

剧中三个主角代表不同的精神状态和人生阶段，卓翔有信心她们一定会在内容上有所呼应，但希望可以到剪辑时再去组合，不要在剧本、拍摄上就定死，这和他拍《戏棚》时分层次获得素材，到剪辑时才去统合整理的做法是一致的。

“纪录片常常有很多东西拍不到，需要透过人物口述或是拼贴资讯来告诉观众，《岛屿协奏曲》也有很多暗场，或许剧本有写、现场有拍，但最后没有剪进去，可能是因为没有帮助到角色，也可能是扼杀了观众的想像空间。”他相信，戏剧剧本正是什么都可以写，反而讲得太直白、太满，观众好像一直被灌输。

因此他把节奏放慢，让观众能够参与，于是就发生招致一些抱怨的“搭个车也拍足15秒”、“填个表格也填半分钟”情节，“我相信当一个镜头长过应该存在的时间之后，它就会开始发酵，头几集观众可能会嫌慢，觉得难以进入，但慢慢你会习惯这个节奏，也会更立体去理解角色；我是看日剧长大的，我最喜欢的都是那种很生活的故事，跟著角色十集，你可能忘记他发生什么事，但会很记得他这个人，结尾时会不舍得他。”他期待观众也能在看完本剧后，不时想念这几个主角。

关于剧中角色的魅力，刘世纪分享她的看法，“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，但三位主角最大的魅力，就是她们的缺点。Faye的迷惘多虑是因为她在个人意愿和朋友家人的感受间挣扎；Lydia的高要求来自她的完美主义跟责任心；Yvonne的自我防护出自不想伤害任何人的心。她们都不是什么完美的人，就像我们认识的朋友一样。”吴俊佑分析，“Faye”为了帮孩子找爸爸而来台征婚，但其实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；“Lydia”做事非常认真，因此蒙受了很多压力，转而冷暴力身边所有人；“Yvonne”不想面对紧张的母女关系，宁可绕很多远路去找留在台湾的方法。

三人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，得到好好自我检视的机会，“Lydia身上有很多我自己的投射，和Faye对照，她是超怕失败，绝对不乱冲，所以才被困住；Yvonne本来舒服的生活快要消失了，她赶快去抓，于是看到她很多的脆弱，这是我觉得她迷人的地方。”黄绮琳觉得唯一完美的角色，是自己笔下“Yvonne”的朋友“雨姍”，她很酷很chill，有自信但不自大，也会帮助别人，简直是女神般的存在。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导演卓翔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黄绮琳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吴俊佑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《岛屿协奏曲》编剧刘世纪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I人大联盟

“三个主角到最后都没有依靠别人，而是用自己的方法选择留下或去另一个地方。找到快乐的方法，那应该就是像她们一样承认自己的弱点、了解自己的性格，说得浪漫一点，是只有你可以爱自己。”

卓翔则笑称这部剧是“I人大联盟”，所有I人都是他喜欢的人，不过“Yvonne”的确是跟他最贴近（包括眼镜款式和动作举止），也是透过她表达最多的一个角色，还把剧中最长篇幅的三场戏都给了她——在家作画。

“那几场戏是需要用真实时间去感觉的，如果只用短短几个镜头，那就只是交代她做了这件事而已，但这个人之所以纠结超过二十年都无法再画画，要如何把这种无形的压力告诉观众呢？”他选择用长镜头搭配不同声音设计（如演员呼吸声、房内杂物移动声、挥笔与上颜料的声音、配乐里加入持续不断的时钟声等等），来呈现她三次作画的状态转变，这是他拍纪录片的累积：透过CCTV般的偷窥和观察，可以看到人微妙的情绪。

“三个主角到最后都没有依靠别人，而是用自己的方法选择留下或去另一个地方。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目标，是找到快乐的方法，那应该就是像她们一样承认自己的弱点、了解自己的性格，说得浪漫一点，是只有你可以爱自己。”

三条故事线中，自然也处理了许多两性关系议题，主创团队刚好男女各半，刘世纪发现以不同性别观点看待同一件角色行为，经常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知，她觉得是很珍贵的交流机会，像吴俊佑就非常仰赖两位女性编剧帮他检查“Lydia”的所有说话应对，“因为把高压状态放进去后，角色一定变得很不讨喜，但她跟Leo（邱士缙饰）还是要有一些夫妻之间小小的甜蜜，不能让观众觉得他们早该离婚。”

他记得写到Leo爸爸跌伤那段，刘世纪和黄绮琳就提供很好的建议，让“Lydia”坚持要老公回香港探视，这让她更像一个称职的太太与媳妇。而“Faye”的征婚线又有更多对于两性形象的拿捏，吴俊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定义“水伯”角色的过程，“他邀一个小女生到一间日式老宅，要很小心不能有情色联想，水伯的举止和距离感也要抓好，最后我们定调出‘孙女到阿公家过暑假’的感觉。”

如同创造角色必须有凭有据，选角时，卓翔也会先挑出性格跟角色相近的演员，碰面时不试戏，而是看他们对角色理解的多寡，其中，却也有像何洛瑶这样，戏里戏外形象反差极大的案例，“她平时在荧幕上是跟金凯瑞一样很疯的，会让她演Faye是因为我看到她会读文学小说，某些时候会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角落，好像突然进入一个黑洞，这跟Faye的核心是贴近的，我也希望带出演员不同于平常的面向，让观众看到全新的、不认识的她。”

而邓丽欣是三位主角中表演经验最多，也是最早开始洽谈的演员，一开始她担心“Yvonne”对观众来说不好理解，所以一直试著在表演上多加入一点外显资讯，“她很努力在每场戏里面让Yvonne没那么认真严肃，但也不是要搞笑，而是有多一点说话节奏的控制，让她有微妙的活泼，来增加角色的多面性。有些是我们沟通好要做的，有些是她在现场添加的，我会再过滤可以留下的。”

也是因为她的经验丰富，卓翔会刻意隐藏或是模糊化一些故事脉络，用未知与新鲜感来刺激她的反应，让她的表演不要设计得那么准确，这样的丢与接，是导演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。

其实在2019年，卓翔原本有在台湾拍第一部剧情长片的机会，开拍在即，却因故临时喊停，当时他的压力和恐惧已达临界点，如今回看，他倒觉得没拍成那部文学改编电影，是上天给的礼物，让他有更多酝酿准备的余裕；2023年夏季，《岛屿协奏曲》在台湾拍摄近三个月，这次他感到整个人放松了很多，“那么突发重击的情况都经历了，不会再有什么成问题，而且这部戏可以找到我一直很欣赏的台湾演员，是很享受的一件事，没什么要太担心的。”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监制卓宝兰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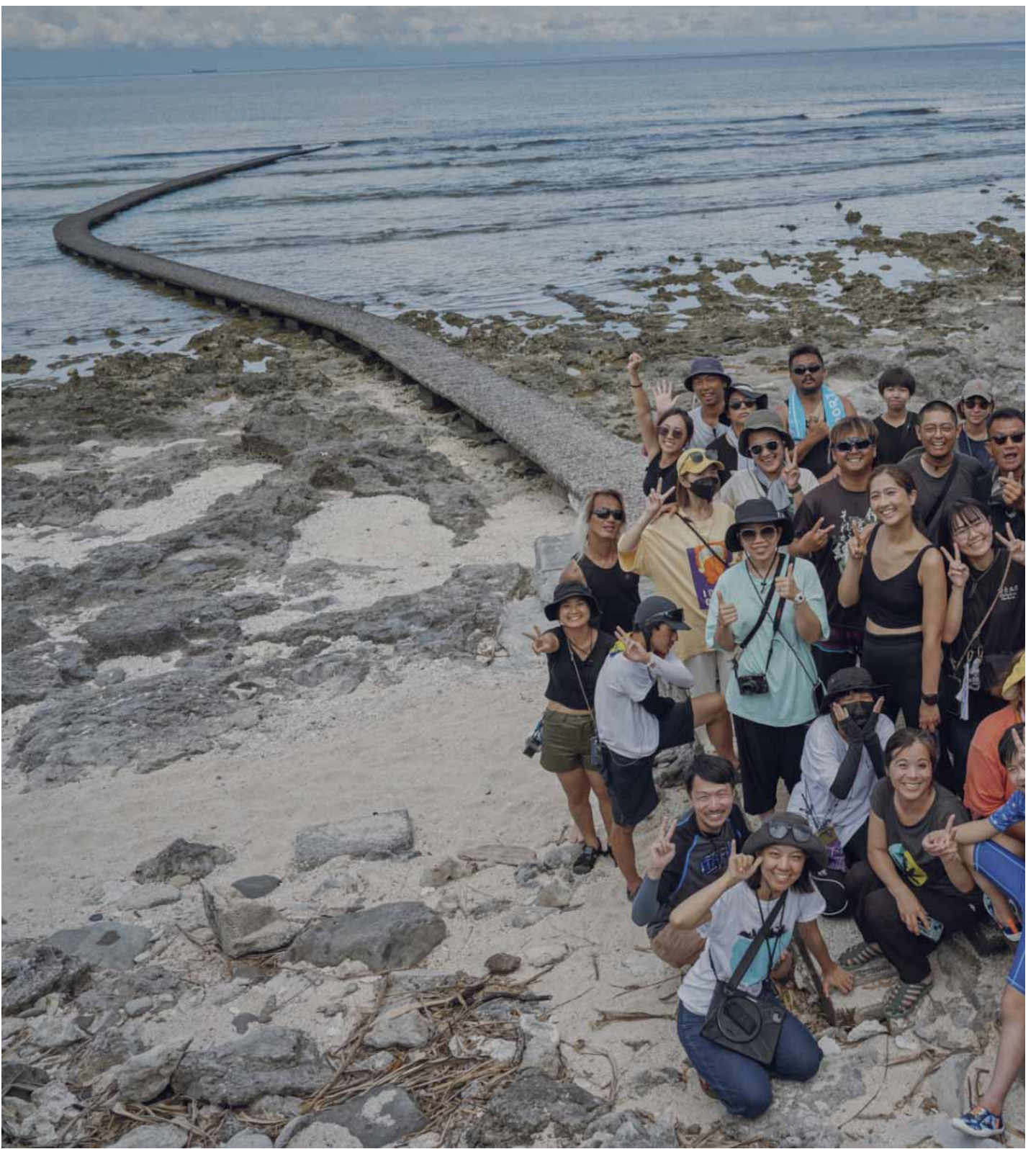
幕后：台港合作班底

上世纪港人移民潮中，香港拍出了《秋天的童话》、《三个女人的故事》、《甜蜜蜜》等电影；2024年的现在，关于“移居”、“身分”、“何为香港人”的讨论依旧进行著。

让他在台湾能安心拍片的幕后功臣，是来台定居多年、参与过许多华语大制作的香港资深副导卓宝兰，也是他过去在剧组工作时的上司，卓翔邀请她担任本剧监制之一，卓宝兰善于聆听沟通、解决冲突，也很理解新导演状态，实则更像一个熟悉的陪伴，卓翔也很仰赖她在香港资方Viu TV与台湾剧组之间，扮演稳固的桥梁。

《岛屿协奏曲》的摄制团队，除了卓翔和卓宝兰以外，全数为台湾工作人员。过去，台湾吸引国际剧组来拍摄的诱因之一，是成本较其他华语地区低廉，而近年由于国际串流平台的加入和影响，台湾影视产业提高了整体拍摄的质量和成本，台港两地的剧组工资现已差异不大，意即这个决定并非出自预算考量，而是有意的选择。

卓翔认为，既然自己已是旅客身分，剧组就必须都是当地人，才能贴近台湾在地、拍出实感；另一方面，香港并无明确的工时规范，台湾则严格限制在含交通12小时内，工时稳定之下，就能采取比较和缓的拍摄节奏，并且台湾工作人员的计薪方式是包月制，这样的模式让全剧组可以在拍摄前一起围读剧本，“这在香港几乎不可能发生，香港的围读只会出现主要演员，工作人员不会参与，所以台湾的制作环境对创作者来说，是满幸福的。”



《岛屿协奏曲》的 Lydia 线于海边刹青的合照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的港人移民潮中，香港拍出了《秋天的童话》、《三个女人的故事》、《甜蜜蜜》等反映时代氛围的电影；2024年的现在，关于“移居”、“身分”、“何为香港人”的讨论依旧进行著，定义依旧变化著。

卓翔想说的是，移居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数百年来，许多华人都在亚洲各处寻找可能性，《岛屿协奏曲》虽以台湾为舞台，但应该将之视为华人与亚洲人移居和迁移的一种切片；以女性做为此题材的主角，是因为自古她们的恋爱和婚姻，都像一次次的移居——被要求离开原生地，被规范要成为夫家人甚至冠夫姓。

那么现代女性能否不再属于谁、属于哪里，而纯粹只是自己呢？只要找到想留下来的地方，找到可以爱的东西，就能好好活下去吧。或许，Serrini唱的主题曲〈可爱的东西〉，为本剧的意念下了最好注脚——

热浪烈日逐浪
追追赶 推推撞
世界对我向往
世界对我开放

试试会爱上 试试去照唱

[#台剧#港剧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